

当代外国流行小说名篇丛书



译林出版社

[英国] 杰克·希金斯 著

周汶译

营救 总统私生女

753

25-61.45-

X11a1



营救总统私生女

THE PRESIDENT'S DAUGHTER

[英国] 杰克·希金斯 著 周 汶 译



译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营救总统私生女/(英)希金斯(Higgins, J.)著;周汶译,
—南京:译林出版社,1999.5
(当代外国流行小说名篇丛书)
书名原文:The President's Daughter
ISBN 7-80567-932-0

I. 营… II. ①希… ②周… III. 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
IV. D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1999)第08357号

Copyright © 1997 by Higgins Associates Ltd.
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Ed Victor Ltd. working in
association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Ltd. through Big
Apple Tuttle-Mori Literary Agency, Inc.
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© 1999 by Yilin Press.
登记号 图字:10—1998—128号

书 名 营救总统私生女
作 者 [英国]杰克·希金斯
译 者 周 汶
责任编辑 E 娟
原文出版 G. P. Putnam's Sons, 1997
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(南京中央路165号)
E-mail yilin@public1.ptt.js.cn
W W W <http://cb.nj-online.nj.js.cn/Yilin>
照 排 译林出版社照排中心
印 刷 高淳印刷总厂
开 本 850×1168毫米 1/32
印 张 9.5
插 页 2
字 数 211千
版 次 1999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印 数 1—10,000册
书 号 ISBN 7-80567-932-0/I·566
定 价 13.50元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越 南

1969 年

第 一 章

杰克·卡扎勒特二十六岁时发生了一件事，这件事对他的一辈子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。

他出身于受人尊敬的波士顿上层家庭，母亲是巨富家族闺秀，父亲是位成功的律师和参议员，而这就意味着攻读法律似乎成为年轻的杰克的必由之路：进哈佛，享受特权生活。而作为一名大学生，他完全可以免征入伍。越南显得非常遥远。

杰克也干得相当出色，作为一名优等生，他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学位，并直升哈佛法学院继续深造。可以预料他前途无量。他开始攻读博士学位。然而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怪事。

一段时间以来，他一直为每天晚上电视里播放的越南战场上的残酷场景所烦扰。有时这场战争看起来简直是地狱景象。他将自己的安逸生活与那边战场上的生活一对照，发现简直是天壤之别。让人感到莫大讽刺的是，他的越南话完全可以以假乱真，因为十三岁那年他曾在越南生活过，当时他父亲在美国大使馆工作了一年。

有一天在校园的自助餐厅里，人们正排队买午餐。那天有许

多新生,其中有一人不足二十岁,和大家一样穿着白色T恤衫和牛仔裤,一只胳膊下面夹着书,与别人不同的是他的右袖筒空荡荡的。大多数人都没有注意到他,只有一个走起路来大摇大摆、以恃强凌弱而出名的姓金伯利的学生转身逼视他。

“嘿,你叫什么?”

“特迪·格兰特。”

“你是在越南失去了那玩意儿的?”

“算你说对了。”

“活该。”金伯利拍了拍他的脸,“你屠杀了多少人?”

格兰特脸上的痛苦神情让卡扎勒特坐不住了。他把金伯利拉开。“这个人为国家尽了义务。你自己做了些什么?”

“那你呢,富家少爷?”金伯利冷笑道,“我没见你在那边呀,你也只会赖在这儿嘛。”他转身又拍了一下格兰特的脸,说:“以后有我没你,无论我进了什么地方,你都得给我滚开!”

杰克·卡扎勒特唯一喜爱的体育运动是拳击,他还是拳击队成员。金伯利尽管比他重二十磅,但这无关紧要。他恼羞成怒,冲着金伯利腹部就是两拳,使他直不起腰来。他常去的波士顿商业区的一家拳击俱乐部是由一个名叫沃利·肖特的英国人经营的。

“假如你陷入了一场势均力敌的搏斗,下面就是制胜的绝招。在英国,我们称之为用头撞人。在这儿人们叫头撞法。也就是说,运用你的头颅,前进九英寸,干净利落地撞击对方的前额。”肖特说。

当金伯利站起身来想跟他搏斗时,卡扎勒特正是照此法撞击的,只见那大个子翻倒在一张桌子上。顿时,餐厅里一片混乱,女孩子们尖叫着,保安人员和医务人员随即赶来。

卡扎勒特感觉很好,几年来从来没有这么好过。他转过身时,

格兰特对他说：“你这个傻瓜，你甚至都不认识我呀。”

“噢，不，我认识你。”杰克·卡扎勒特说。

后来在院长办公室里，他站在桌旁聆听训斥。院长说：“我听了事情的经过，似乎的确是金伯利的不对。但是，我不能容忍暴力，尤其在校园里，决不姑息。所以我不得不决定禁止你参加任何活动一个月。”

“谢谢，先生，但我会让您处理起来更容易些。我退学了。”

院长着实大吃一惊。“退学？为什么？你父亲会怎么说？我的意思是说，你打算干什么呢？”

“我打算径直赶到商业区的征兵站去报名参军。”

院长面露难色。“杰克，再好好考虑一下，我求你了。”

“再见，先生。”杰克·卡扎勒特说完就走了出去。

十八个月之后，他已成为空降特种部队的中尉军官（他的越南语特长使他极其胜任各项任务），受过勋章，两次负伤，现在他的第二次值勤期已过半，俨然是前线老兵，感觉自己都快有一千岁了。

救护直升机在一千英尺的天空掠过三角洲地区。卡扎勒特搭了个便车，因为直升机正要飞往卡屯的一个筑起了工事的营地，而那儿正需要他去审讯一名被俘的越南正规军高级军官。

卡扎勒特身高只有五英尺六七英寸，头发的最大特点就是红色。他的眼睛棕色，塌扁的鼻子正是拳击岁月的纪念。他皮肤黝黑，只有那道将右颊等分为二的刺刀伤疤显得分外白亮。这在未来的岁月里将成为他的标志。

坐在那儿的他身着迷彩服，袖子卷起，特种部队的贝雷帽前倾着，一幅战争造就的凶险杀手的模样。那个年轻的医生兼空中枪

手哈维和黑人机长赫德利打量着他，赞叹不已。

“他哪儿都去过，至少大家都是这么说的，”赫德利小声说，“伞兵部队，空降突击队，现在又是特种部队。他老爹还是个参议员呢。”

“好了，别唠叨了，”哈维说，“你拿这种什么都不缺的人简直是没治了。”他转身将烟头扔出机舱，一下子紧张起来。“嘿，瞧那儿出什么事了？”

赫德利向外一看，马上操起重机枪。“中尉，我们有麻烦了，就在下面的河市。”

卡扎勒特朝下看去。下面是一望无际的稻田和芦苇地。一辆马车堵在那条横穿这一地区的堤道上，一辆像是当地的公交车也停在那儿，不能前进。

哈维从他的肩头凝望前方。“看，长官，又要来一次里兹饭店的长裤子之夜了。”

下面有至少二十名越共士兵，都戴着圆锥形的草帽，穿着肥大的黑色长裤子。有一人从公交车里出来，只听得一声苏制 AK47 步枪特有的射击声，那人应声倒下。又有两三个妇女出现了，她们边跑边叫，直到步枪将她们击倒为止。

卡扎勒特走到飞行员身边，俯身凑近他，说：“快降落，我想下去看看我能做些什么。”

“你肯定是疯了。”飞行员说。

“照我说的做。降落，把我放下去，然后撤离，去请求炮舰支援，就像电影明星约翰·韦恩一样。”

他转身操起一把 M16 步枪和几袋弹药吊挂在脖子上，在皮带上挂了六枚手榴弹，又往迷彩服口袋里塞了几枚信号弹。他们快速下降，越共士兵在向他们射击，而赫德利则用重机枪还击。

他转过头来笑着向卡扎勒特说：“你是留下遗嘱还是别的什么？”

“还是别的什么吧。”这时直升飞机正在贴地盘旋，卡扎勒特说完就跳了下去。

在往下跳的时候，卡扎勒特听到一声喊叫“等等我”。他转头发现哈维正跟随自己往下跳，肩膀上还背着急救包。

“真是个疯子。”卡扎勒特说。

“彼此彼此。”哈维回敬道。于是他们一起穿越稻田奔向堤道。直升飞机升空而去。

此时公交车周围尸体横七竖八，射向它的火力更猛。车窗玻璃的爆裂声和里面女人的尖叫声汇成一片。这时，又有几个女人出现了，其中的两个跑向芦苇地，而在她们前方的路上已经出现了三个越共士兵，枪口正对着她们。

卡扎勒特举起 M16 步枪来了几个短促的连发射击，射倒了其中的两个。有那么一刻周围一片安静。哈维跪在一个妇女身边试了试她的脉搏。

“她已经没气了。”他转向卡扎勒特说。突然他眼睛大睁，喊道：“后面！”

与此同时，一粒子弹穿透哈维的胸膛，把他掀翻在地。卡扎勒特急忙转身，从胯部向出现在他身后堤道上的两个越南士兵射击。他击中了一个，另一个躲回芦苇丛中。四周一片寂静。

公交车里还有五个人活着，其中三个越南妇女，一位要赶到附近村庄的老年男子，还有一位漂亮的黑发年轻女子，看上去极度恐惧。她身着卡其衬衣和裤子，衬衣上血迹斑斑，是别人的血，不是她的。

原先她在用法语跟老年男子说着什么，这时一颗子弹击中了公交车的油箱，火焰腾空而起。

“呆在这儿不好，我们必须躲到芦苇丛里去。”老年男子向那几个越南妇女反复说着想来应该是这个意思的越南话。她们向他喊着什么，他耸耸肩，对那位年轻女子说：“她们被吓糊涂了。你现在就跟我走。”

她从他的语气中听出了情况的紧急，立即行动，跟着他滑出车门，猫着腰开始跑动。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背，她沿着堤道边逃命而去，扑进一大片芦苇丛中。躲在稍远处芦苇丛中的卡扎勒特看到了这一切。

她在泥浆水中奋力跋涉，用双手推开芦苇，撞进了一个蓄着黑水的小池塘。抬头一看，池塘的对岸有两个越共士兵正拿着AK步枪等着她呢。他们相距不过十五码，她都可以看清楚那两张年轻的脸上的每一个特征——那不过是两个小男孩。

他们举起武器，她镇定自若，直面死神。突然，传来一声声嘶力竭的喊叫，是卡扎勒特从她左边的芦苇丛里纵身而出，同时从胯部开火，那两人应声倒入水中。

附近传来说话声，他轻声说：“别说话。”便隐身进入芦苇丛中，她紧跟其后。

他们走了好像有几百码远，然后他说，“可以了。”此时两人正处在稻田的边缘，有最边上的芦苇丛作屏障。那是一个高出水面的小山包。他拉她蹲在自己身边。“你身上有好多血，伤哪儿了？”

“不是我的血。刚才我在帮坐在我身边的那个女人。”

“你是法国人？”

“对。我叫杰奎琳·德布里萨克。”她说。

“我叫杰克·卡扎勒特，我希望可以说很高兴见到您。”他用法

语回答说。

“法语说得真好，”她说，“你肯定不是在学校里学的。”

“不是，是我十六岁那年在巴黎学的。我父亲当时在大使馆工作。”他咧嘴一笑，“我所有的语言都是通过这种方法学会的。他满世界地转。”

她脸上有泥斑，头发也缠结在一起。她试着将头发弄直。“我看上去肯定乱糟糟的。”她说着笑了笑。

杰克·卡扎勒特觉得自己一下子深深地坠入了情网。法国人是怎么说的，霹雳？只可意会，不可言传。诗人们描写的东西。

“我们就这么等死吗？”她问，没忘了附近的喊叫声。

“不，我刚才乘坐的飞往卡屯的救护直升机去叫炮舰了。假如我们一直低头隐蔽好，我们会有救的。”

“真奇怪，我就是刚从卡屯回来的。”她说。

“老天啊，你去那儿干什么？那可是战区呀。”

她沉默了一会儿。“我去找我丈夫了。”

卡扎勒特感受到了一种难以置信的空荡荡的感觉。他咽了一下口水。“你丈夫？”

“是的。法国外籍军团的让·德布里萨克上尉。三个月前他肩负联合国的一项事实调查使命来到卡屯。他们一行二十人。”

这是一种多么奇特的感觉呀。悲伤，同情……还有些许解脱？“我记得曾听说，”他缓慢地说，“他们不是全都……”

“是的，”她平静地说，“受到了攻击。越共使用了手榴弹。尸体都无法辨认，但我找到了我丈夫的血迹斑斑的作训服和身份证件。毫无疑问是死了。”

“那么你干吗来这儿？”

“朝圣，可以这么说。而且我必须弄确切。”

“我很惊讶他们竟然让你来了。”

她微微一笑。“噢，我的家庭有很强的政治影响力。我丈夫是德布里萨克伯爵，那是个历史悠久的军事家族。与华盛顿关系密切。到处都有关系网。”

“那你就是伯爵夫人了？”

“恐怕是吧。”

他笑了。“当然，你要不是我也不介意。”

她正准备说些什么，这时他们听到喊叫声越来越近。突然卡扎勒特用越南话大声喊了起来。

她警觉起来。“你这是干什么？”

“他们在搜寻芦苇丛，我告诉他们这儿没有我们的迹象。”

“很聪明。”

“别谢我，谢我父亲在西贡的大使馆里呆了一年。”

“在那儿也呆了一年？”她说着忍不住笑了。

“对，在那儿也呆了一年。”

她摇了摇头。“你真是个不同寻常的人，卡扎勒特中尉。”她停顿了一下。“假如我们能够大难不死，我想我是欠了你什么。你愿意和我共进晚餐吗？”

杰克笑了。“伯爵夫人，我将不胜荣幸。”

远处传来迅速接近的直升飞机水平旋翼沉闷的转动声，几艘眼镜蛇炮舰紧随其后来。卡扎勒特从口袋里掏出一红一绿两枚信号弹，将它们射入空中。越共士兵撤退了，他们的声音渐渐消失。卡扎勒特握住她的手。

“炮舰来得正是时候，就像电影里一样。现在你没事了。”

她紧紧攥住他的手，两人一起蹚过稻田，这时其中一艘炮舰正好登陆。

华盖饭店是法国殖民统治时期的建筑,其中一楼的餐厅成为人们在战时的庇护所,这儿洁白的桌布、亚麻餐巾、银制餐具和餐桌上的蜡烛令人赏心悦目。卡扎勒特在酒吧间等候多时,他那一身热带军装使他惹人注目,而那些勋章授带更令他光彩夺目。多年来他从来没有如此激动过。他生活中自然也不乏女人,但从来没有一个曾经如此深深地打动他,以至于他要考虑建立某种严肃的关系。

当她款款步入酒吧间时,他心潮澎湃。她身着一袭简明的饰有狭长花边的宽松裙服,头发用一个丝绒蝴蝶结束在后面。她略施粉黛,手腕上套一对手镯,结婚戒指边上戴着一枚钻石戒指。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么高雅和含蓄。越南领班立即迎上去,用一口流利的法语问候她。

“非常荣幸,伯爵夫人。”他吻了她的手。“卡扎勒特中尉正在酒吧等您。您现在就入座吗?”

她微笑着向杰克招手致意,杰克信步走来。“噢,是的,我想是的。我们来一瓶杜姆·佩里涅翁牌香槟酒。是个庆祝。”

“夫人,我可以问问是庆祝什么吗?”

“当然可以,皮埃尔,我们要庆祝依旧活着。”

他笑了起来,领他们到外面游廊上角落里的一张桌子旁,安顿他们落座,然后微笑着说:“香槟酒马上就来。”

“我抽烟你介意吗?”她问卡扎勒特。

“我也抽一支不就行了。”

当他倾身为她点烟时,他说:“您真是美极了。”

她的微笑凝住了,很严肃的样子,随后又微微一笑。“你看上去也很英俊。说说你的情况。你是个常备兵吗?”

“不，我是志愿兵，签了两年服役期。”

“你是说你是自愿来这儿的？为什么？”

“我想是因为羞愧。我免征入伍是因为我是在校大学生。后来我直升哈佛法学院，攻读博士学位。”他耸了耸肩。“发生了一些事，于是我决定参军。”

香槟酒来了，菜单也分送两人。她坐靠在椅子上。“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于是他告诉了她事情的经过，也就是在自助餐厅里发生的事及其后果。“于是我来到了这里。”

“那个独臂男生呢？”

“特迪·格兰特？他很不错，正在上法学院。我上次休假回家时见过他。事实上，他在假期里为我父亲干活。他很聪明，非常聪明。”

“你父亲是个外交官之类的人物？”

“可以这么说。他曾经是一位为国务院工作的优秀的律师。现在他是参议员。”

她扬起了眉毛。“那他怎么看待你参军这件事？”

“只好接受现实了。叮嘱我一定要活着回去大展鸿图。我最后一次休假时，他正在竞选。说实话，有一个参军的儿子让他受益匪浅。”

“还是个英雄儿子吧？”

“我可没这么说。”

“你是没有这么说，但你的勋章说明了一切。瞧，我们都把香槟酒给忘了。”她举起酒杯。“我们该为什么干杯呢？”

“就如你刚才说的，为活着干杯。”

“那就为生命干杯吧。”

“还有追求幸福。”

他们碰了杯。“你什么时候回去？”他问。

“回巴黎？”她摇了摇头。“我现在不急着想回去。我实在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些什么。”

“既然已经祭奠了死者。”

“可以这么说。来，让我们点菜。”她扯开话题。

杰克·卡扎勒特如痴如醉，兴奋异常，后来除了牛排之外竟记不得晚餐还吃了什么。一个小乐队开始演奏，他们进到里间翩翩起舞。她在他的臂弯里轻飘飘的，让他一辈子难以忘怀，还有她身上的香水味儿。

而且他们谈得如此投机。他记不起他的一生中还跟谁有过如此深入的交谈。她想知道他的一切。他们又要了一瓶香槟酒，还要了冰淇淋和咖啡。

他敬了她一支烟，坐靠到椅背上。“我们不该在这儿。我们应该在那儿的泥土里。”

她脸上掠过一丝阴影。“就像我丈夫让一样？”

“很抱歉。”话一出口他就懊悔不已，他伸手握住她的手。

她微笑着说：“不，应该是我觉得抱歉才对。我告诉过你我已祭奠了死者，然而……听着，我想坐马车逛一圈，你愿意带我去吗？”

“我还以为你决无此意呢。”他说完就推开椅子。

西贡街上与往常一样喧闹，汽车、小型摩托车和自行车拥挤不堪。到处都是人。女孩们倚靠在酒吧的墙外寻找顾客。

“我真不知道将来我们走了之后这些人会做些什么？”卡扎勒特说。

“我们法国人走了之后，他们照样活得不错，”她说，“生活总会

以某种方式继续下去。”

“你应该记住这句话。”他说完握住了她的手。

她没有拒绝，只是回握他的手，眼睛望着外面。“我喜爱城市，所有的城市，尤其是晚上的城市。比如，巴黎的夜景，那种激动人心的感觉，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在下一个街角发生。”

“事实上并非经常如此。”

“你不是一个真正的浪漫主义者。”

“那么，你教我。”她在阴影里把脸转向他，他轻柔地亲吻她，一只胳膊搂住她的肩膀。

“噢，杰克·卡扎勒特，你是个多么可爱的男人呀。”她说，将头枕在他的肩头。

在华盖饭店，她在接待处取了自己套间的钥匙，一言不发交到他手中，然后沿着铺有厚厚地毯的楼梯拾阶而上。她在自己的房间门口停下，等着，卡扎勒特开锁开门后站到一边让她先进去，然后随她而入。

她穿过房间走到开着的落地窗前，站在阳台上。卡扎勒特双臂拥住她的腰部。

“你肯定吗？”

“噢，是的，”她说，“我们刚才不是说了吗，活着就要好好生活。等一会儿，然后进来。”

事后，卡扎勒特坐靠在枕头上，抽着烟。这是他一生中最美妙绝伦的经历。此刻她正静静地躺在他身边。他看了看表，叹了口气。四点钟了，他在八点钟前要赶到基地参加一个情况通报会。

他悄悄地下床，开始穿衣。传来一个迷蒙的声音：“杰克，你